

(香港)林燕妮 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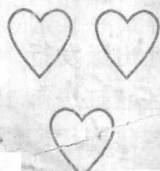
野 露



远方出版社

野 雾

林燕妮 著



1999 年 1 月
远 方 出 版 社

责任编辑:王 弋
封面设计:董 春

林燕妮作品集之:

野 零

作 者:林燕妮 著
出 版:远方出版社出版发行
社 址:呼市新城区老缸房街 15 号
印 刷:武穴市龙潭印刷厂印刷
厂 址:武穴市广济大道 18 号
经 销:全国新华书店
开 本:850×1168 毫米 1/32
印 张:7 字数:60 千
版 次:1999 年 1 月第一版 199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印 数:1-5,5000 册
统一书号:ISBN7-80595-113-6/I·45
定 价:9.80 元

(如有装订、印刷错误,请与承印厂联系

港
家奖”。

A

飞机在颠簸着，搭客都紧张地扣好安全带。从汕头飞往香港的班机，希望在香港的八号风球还没挂起之前着陆。

目前，才早上九时多，香港挂的是温和的三号风球。

“幸好我们这班机早，不然便回不了家。”莎莎跟邻座的大眼睛同学武小凡说。

武小凡顽皮的大眼睛带着兴奋的神色：“回不了家最好，活了十七年，都没一天找得着藉口不回家。”

参加中国旅行团，是父母送给她的生日礼物。

武小凡手中拿着杯未喝完的水，忽地飞机骤堕几百尺，心好像离开了身体一样，武小凡杯中的水泼上了天花板，复又洒下来淋到她和莎莎一头一身都是水。

“哈，真好玩！”武小凡看着呶起嘴巴的莎莎：“比坐过山车还刺激。”

莎莎恼道：“我这是新衣呢，真丝的，湿不得水，亏你还说好玩。”

武小凡晃着一头短发，直直的，湿不湿都是一样。

“莎莎，我不相信丝不能沾水，以前没有干洗时，皇帝的龙袍都得用水洗。”武小凡是个专门爱驳嘴的。

莎莎用丝巾印着卷曲的长发和裙子上的水：“你啊，连人带名字都像男孩子一样，你的父母没教过你做女人么？”

林燕妮作品集

“我用他们教？我只是觉得叫小凡尴尬了些，十七岁足了，还是小凡小凡的。中年时我得改名叫武中凡，呀，更好听，威武之中装作平凡，好像个大侠的名字。”

莎莎横了她一眼：“只怕你老年时要叫武老凡了。”

飞机又骤地堕下几百尺，搭客哇然大叫，莎莎的安全带连人和带向前冲了几吋，武小凡的也是，两人死命的抓着椅子。

武小凡往窗外一看，只见地面上的葵涌货柜码头近得几乎碰着飞机肚子，有空难了！

众人都知道香港充满高楼大厦，要是飞机撞了大厦，后果不堪设想。

在那当儿，搭客倒没喧哗，屏息静气地，但求离开死亡。

机师在千钧一发之际，努力把飞机一扳，冲越机顶一团灰暗的云，飞机从平飞侧成双翼与地面垂直，再冲上去，避过一劫。飞机仍是颠簸不堪，好些搭客呕吐起来。

“总算把命儿拾回来！”后面一行那肥胖的妇人正用卫生袋帮呕吐的朋友接住呕吐物。空姐们都静坐不敢动，武小凡记得起飞后空姐的安全示范，以及氧气罩、救生衣的摆放处。

“噢，莎莎，摸摸椅底，看看到底有没有救生衣。”武小凡摸摸座位下面，有袋东西卷在自动黏贴的帆布兜里，拿出来一看，正是全用白胶袋封死了的救生衣。

前排有个男人，问另一个男人：“你长年飞来飞去，拿过救生衣出来没有？”

另一个男人摇摇头。

武小凡顿然想及，那些救生衣不晓得吊在椅子下多少年没人检查过，若到时不会发胀，不管用怎么办？

她乘莎莎不觉，把那包救生衣丢进脚下的大背囊里，要是回得了家，她一定要试穿，试试拉那根据说一拉救生衣便胀的绳子、吹气管、哨子和据说会亮的小灯胆的功能。

机长终于宣布，香港八号风球刚挂起，得转回广州白云机场去。

搭客惊魂甫定，谁都不想回港了。

武小凡对吓得脸色发青的莎莎说：“真幸运，额外多了一天旅游广州。”

莎莎反胃得说不出话来，呕吐令她浑身发软。

正当各人幸免于难，脸部肌肉放松之际，只听见后面有个男人长叹一声。

武小凡是个最好事的，不免回头望望。

那男子大约二十五、六岁吧。神色十分失望惆怅，似乎宁愿撞机都要回香港似的。

那男子穿着条浅卡其色帆布裤子，上身是件简单的白衬衫，敞开喉头两颗钮，长袖卷起了两摺，样子倒是颇好看的，不过愁眉深锁，嘴唇紧紧的闭着。甫下了机，那男子不等待任何宣布，便迳自出了机场，跳上了部计程车。

武小凡好奇的跟着他，只听他对司机说：“尽快开到深圳，我得回香港去。”

计程车飚的开走了，武小凡对莎莎说：“这家伙赶什么？回到香港还不是八号风球，全城活动停顿。”

莎莎没她好气：“关你什么事？我只想找张床躺下。”

旅行团领队安慰众团员：“不用担心，很快便会安排各位到宾馆休息。行李快出来了，各位请取回自己的箱子。”

这个“很快”，一等便等了八小时，黄昏六时才有大巴士来载他们去宾馆。

林燕妮作品集

去到宾馆，天都黑了，武小凡的广州一日游愿望成空，至少咒了那领队十几次。

“早知如此，我们不如跟那男人搭计程车。”武小凡在宾馆房间，把背囊往床上一掷。

莎莎已躺了在床上：“跟陌生男人坐计程车？不怕让人劫财劫色？”

武小凡捧着肚子哈哈大笑：“你？你有色吗？鬼才劫你。我更加无色可劫，怕什么？”想起劫财，她背囊中虽然只有三百块钱，却恐怕让人发现她偷了机上的救生衣，连忙把背囊放在柜子里面。

房间只有一张双人床，两个女孩子摊在上面。莎莎担心着：“明天什么时候起飞？都没有人告诉我们。”

武小凡半丝儿都不担心：“多呆两天更好，反正免费住免费吃，好极。你怕什么？”

莎莎说：“我怕你的鼻鼾，打得震天价响，我怎么睡觉？我还以为只有男人才打鼾的。”

“那你用厕纸塞着耳朵好了。”武小凡盖上毯子，可惜睡意全无。往窗外望，只看见大雾逼来。

窗子关得紧紧的，但雾白茫茫的来了一层又一层，愈来愈浓，一层推着一层的，万马千军地压过来，似乎要把玻璃逼碎。雾已厚重得深灰一团，把街上全部灯光都盖住了，更显得宾馆小房间一灯如豆，黯淡得怕人。

莎莎骇得目定口呆，跟武小凡挤在一块：“这是什么？诡异的像……像我没见过的东西。”

房间内寒意逼人，方才的空调不是那么冷的，武小凡不禁汗毛根根竖起，却不肯承认怕：“你没见过雾吗？你这人，什么都大惊小怪，让我打开窗子看看。”

“别开窗!”莎莎嚷着,但武小凡已乱扭乱撞的打开了窗门一线,雾似冰冷的黑烟般冲进来,房间更加黑暗了,莎莎惊呼起来。

武小凡的哲学一向是:怕到无可再怕时便不如不怕。她大喝一声:“野雾,有种的你别出去!”边说边打开了房门。

奇怪地雾只停留在她们的房间,半丝儿都没扩散出门外。

武小凡回头,连莎莎都看不见,只隐约听到凄厉的女子冷笑声。

“莎莎,你还笑什么?”武小凡扯着嗓子大喊。

莎莎完全没有回答,武小凡摸着黑转回房间,捞着了蜷缩在床上战抖的莎莎,一把扯了她下床便往灯光明亮的走廊走。跑到了酒店大堂,一望,莎莎已哭得一把眼泪一把鼻涕。

“刚才冷笑,现在却哭了?”武小凡骂她。

莎莎吓得脸无人色:“我几时冷笑过了?那房间有鬼,我要换房!”

两个孩子一闹,弄得旅行团领队都下来了,夜班经理不耐烦地说:“有什么鬼?这宾馆从没闹过鬼!”

武小凡把方才的情形活灵活现地形容了一番,拉着领队和夜班经理去看。

一看之下,武小凡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,没有雾,一切正常,房间的灯好好的亮着。

“有什么鬼了?”夜班经理这时理直气壮地提高了嗓门:“你两个发噩梦而已。”

“哪有两个人发同样的噩梦的?”武小凡不服气。

“我跟你们换房好了,台风已经过港,明天早上十时在

大堂集合去机场。”领队说。

换了房间，莎莎惊魂未定，死命的搂着武小凡睡了一夜。

翌日上机，武小凡问遍了所有人都说没见过。武小凡抱着背囊上机去了，没有人检查行李发现她藏起了件救生衣的秘密，她暗自捏了把汗。

回到家，好不容易等到深夜，父母都睡了，她悄悄地开了大门，偷偷地跑了去房子后面的山上，试用那救生衣。山上树木丛多，但有块二十尺见方的泥地平台，清晨常有老人家在打太极拳和做甩手运动的。

武小凡把鲜黄的、扁扁的救生衣从胶袋里拿出来，躲在平地后面的一株树后，把救生衣穿过头颅挂在脖子上，依照空姐的安全示范，先扣好腰带，然后把左右两块垂下来的胶片一拉，啪的好大一声，救生衣在她措手不及间完全充气膨胀，把她的头和上半身卡在树桠上，脸孔劈拍地让前面的枝叶打得七荤八素。

正在挣所间，雾薄薄的来了，在月晕下，显得十分诗意，更照得那救生衣黄得发亮。

突然她听见簇簇足音，她连忙搂着一大丛叶子掩住那盲人都看见的救生衣，动都不敢动。在烟雾缭绕中，有个男人踱步上平台，背向着她，双手插在裤袋里，牢牢的站定，脸孔只朝着一个方向，直站了半小时，动也不动。武小凡可苦了，胀鼓鼓的救生衣和树桠夹得她透不过气来。

那男子像听见了什么，微微抬起头来，雾又浓了一点，武小凡在树叶间偷窥，只见个穿着白裙子的长发女人，飘然无声地走到男的面前；“你来了。”

“是的，我来杀你。”男的说：“枪呢？”

月华凝在女的朱唇上，发出淡淡的光芒，像粉红色的珍珠一样。

她的双眉像两个秀逸的山峰，隔在圆润的眉心左右。眼睛，一双欲说又何曾说的美眸。迷人的眼神，不是大小。

女郎从白布造的挂肩袋里抽出一枝枪，平静的交给男的。一脸恳求的温柔。

男的没有把手枪接过：“昨天我等了 you 一夜。”

“我以为台风袭港，你从汕头回不来了。”女的说。

从汕头回来？武小凡竖起了耳朵，莫非就是他？

那男的转过身来背着白衣女郎：“你知道我是从不失信的。”

正是他！武小凡惊奇不已，那正是在机上长叹，双眉深锁的男子。

“多活一天不好吗？”男子再度长叹：“我既想你多活一天，复不想失信于你。昨夜，我在雾起时直等到雾散时。”

“请你回过头来好吗？”在雾中，白衣女郎更显得楚楚可怜。

男的垂头默思，显然内心的挣扎极大。

除了风吹叶声，一切都静默。

“回过头来，看看我罢。”女的声音如哀泣的竹箫。

男的终于回过了头。

白衣女郎柔弱的双手握紧着枪柄：“多活一天，我的折磨多一天，如果你怜惜我，便奉命行事罢。”

白衣女郎把枪交到男的手中：“谢谢你。”

男的握住了枪退后几步，往四周望望：“雾还没够浓，

林燕妮作品集

仍不是开枪的时候。”

女的凄然等着：“希望雾快点浓起来，那么你便安心点。我站在这儿不动，直至浓雾得你看不见月亮，也看不见我的时候。你是神枪手，百发百中的。”

“当然。”男的说：“那么你倒下去时我不用看着。”

雾千万不要浓起来，武小凡仰望淡淡月华，女的是那么哀凄，男的是那么沉痛，为什么她非死在他枪下不可呢？

他们是什么关系呢？

雾一步一步的压过来了，愈来愈浓，渗着寒意，把月华与天上人间隔着，白衣女郎的影子渐渐消失在灰暗的雾中，武小凡再也不能看见她。

男的亦渐渐让雾吞噬了，武小凡眼前是一片伸手不见五指的雾。

他看不见她了，他要开枪了。

静寂，静寂，半点脚步声都没有了，雾中的两个人显然没有动过。

又过了一阵子，毫无动静。

他下不了手，是吗？

武小凡觉得他们其实是感情深厚的，他不会杀她。

武小凡安慰着自己。

突地她听见枪闷声地一响，男的“噢！”了一声，似乎倒在地上。

跟着一连串轻盈的细碎脚步声向男的那边走来，停下了一会儿。

那是谁？

又多了一个人？

她听见金属轻轻相碰的声音，跟着又是细微得几乎听不见的脚步声，渐行渐远，留下女子凄凉的冷笑声，正如她在宾馆房间听见的一样。

武小凡不禁心中一寒。

她连人带膨胀了的救生衣卡在树桠间，一动树叶便会沙沙响，看不见亦动不得，浓雾中到底有多少人？

头卡在树桠的滋味真不好受，救生衣紧紧的夹着她的脖子，难受加难受。

在浓雾中不晓得过了多久，武小凡呼吸困难，脖子疼痛得几乎断掉。

雾渐渐退去，月华重现，武小凡一看，白衣女郎不见了，男的却躺地地上有如死去！

再看，那男子胸前有滩鲜红的血，染满了他的白衬衫，手上本来握着的枪却没有了。

武小凡吓得魂飞魄散，挣扎着把脖子箍得紧紧的救生衣脱下，但头老是钻不出来，死命的拉拉扯扯了半天，头颅才钻得过那紧细的水泡圈圈。

这么牢固，掉在海里包管不会淹死，人没可能从圈圈中滑出来，原来救生衣真是有用的。

在她挣扎之际，救生衣附着的求救哨子绳子缠住了树枝，她没法把救生衣拉出来。武小凡顾不得那么多了，没命价的往家里跑，钻了上床。

天亮时去树丛平台做体操的人必定会发现那具男尸，要是警方搜查命案现场，必定会找到挂在树上那件飞机救生衣，上面有她的指纹，甚至头发，愈想愈不妥，她又爬起床来，悄悄出门，拿了剪刀，打算拆走那件刺眼的黄色救生衣。

林燕妮作品集

她不介意做证人，但偷了航空公司的救生衣也是罪名一条，她必须毁灭罪证，做不成凶案证人也罢了。

跑呀跑的，还没到平台，已看到了几个警员站着，两个早起的老伯伯在指手划脚，大概是首先发现尸体的人，警员正在聆听。

她看见用白布覆盖着的尸体让救护人用担架抬走。

再往树丛中望，那件发胀得像黄色大水泡的救生衣踪影全无。

已让警方发现拿走？一惊之下，她又没命价的转身狂奔回家。

怎么办呢？不能跟任何人说的。

“走着瞧罢！”武小凡在睡房自言自语。

开了收音机，开了电视机，等待着，等待着什么时候才有这椿命案的新闻。

到底死了多少人？她不知道。那个白衣女郎死了没有？浓雾中有没有第三个人上过山，把那一男一女都干掉？

呆了半天，广播电台有新闻了：“清晨发现男尸一名，胸口似有刀伤深创……”

据警方发言人称，造成致命伤口的凶器，须经剖验才能肯定是什么，现场并无发现任何可疑物体……

那么，她的救生衣呢？那么胀那么大，居然没人看见？

“小凡！”母亲含笑进来，交给她一包礼物：“打开来看喜欢不喜欢。”

武小凡把包得彩色缤纷的盒子打开，一片鲜黄色的涌进眼前，吓得她哇的一声大叫起来。

她的大叫也把母亲吓了一跳：“你叫什么？是条裙子来的。”

武小凡的心怦怦的跳，裙子很美丽，但她再忍受不住黄色的刺激。

“生辰快乐！”妈妈轻吻了她的脸颊：“十七岁了，可以参加大人的宴会了。今儿晚上张家阿姨请客，听说你生日，怎么都要我把你一道儿带去，你就穿这条裙子罢。”

武小凡看见裙子便头疼，她记得张家阿姨，武家住在半山，张家住在山顶大宅里，挺富有的。

跟三、四十岁的人吃饭有什么好玩？不过她今夜宁愿挨闷，也不想独个儿留在家里。

黄昏，武小凡千百个不愿意地穿起了黄色的新裙子，跟着父母到张家。客厅大，客人已到了二十几个，筵开三席。

客人尚未到齐，武小凡跑了去花园看风景，山顶老是雾大，看不见什么，风一吹，她仿佛听见凄厉的女人冷笑声，不期然打了个哆嗦，蹭回大厅里面。

一进去，跟个女人打了个照脸，唇色如粉红珍珠，双眉像两个秀逸的山峰，一双欲语还休的双眸，活像昨宵那白衣女郎的饼印。武小凡不禁啊了一声。

“白太太，你的美貌令小女失仪了。”母亲对那少妇说。

“哪来的话！”少妇娇羞得粉脸泛红：“你家千金长得真标致才是。”

少妇的身旁，站着个伟岸的男士，样子似曾相识。

“武太太，这是外子白文涛。”白太太跟他们介绍。

武小凡怔怔的瞧着他，直直的双眉横成一索，一气呵

成得只让挺直的鼻梁分开，一双眼睛光芒闪耀，嘴唇薄薄的，虽然紧闭着仍有俊俏的笑意，比起太太的好看不遑多让。

武小凡从没见过白文涛，然而这张脸孔老像看过似的，但搜遍脑袋，她都想不到有谁像他。

寒暄几句，白氏夫妇便让较为相熟的朋友扯去聊天了。

“妈，你认识他们吗？”武小凡问。

“第一回相见而已，他们是张家阿姨的朋友，白太太的美貌，倒听张家阿姨提起过。”

“妈，他们结婚多久了？”武小凡好奇，白太太若不是拖着丈夫，还像个少女。

“都有六、七年了罢，张家阿姨说过，我记不清楚了。”母亲告诉小凡。

武小凡在眼角偷看着他们夫妇俩，愈看愈疑团大起。

“妈，白先生是干什么的？”武小凡问。

母亲让这好事的女儿弄得不耐烦了：“我怎知道？大概是做生意的罢。”

入席了，武小凡和父母刚好跟白文涛夫妇同席。

白文涛不怎么说话，只见他常常殷勤地替妻子布菜。白太太一身白色的厘士无袖旗袍，臂膀其白如雪，座中男士心里都想把她一口的吃掉。

她那双眼睛，顾盼生情在不知不觉间，迷人而不失其端庄。轻颦浅笑间，尽显他们夫妻俩的恩爱。

她可能是雾中那白衣女郎吗？不可能罢，那白衣女郎是凄伤的，婉诉活着的每一天都是折磨，哪有她的幸福？

但见她笑语盈盈，不时深情地望着丈夫。

白文涛似是贵介公子，有礼中藏不住隐隐的倨傲，虽然薄唇常含微笑，但始终有点冷。

宴会散后，武小凡一回到房间便急忙的开收音机和电视机，但没什么最新消息。

奇怪地白氏夫妇的样子在脑海中驱之不去，这双美丽的孔雀在她梦中盘旋着。

醒来第一件事便是看报纸。

死者的照片赫然登出了来，正是同机的那个男子，香港人，名字叫李嘉华，不姓白，令武小凡大大地失望，因为他紧闭的嘴唇跟白文涛太相似了。

别胡思乱想，武小凡告诉自己，前夜雾那么大，她不能说自己把那一男一女看得很清楚，警方不来抓她已算幸运了。

想不通的，是那件黄色的救生衣怎么完全没有了下文。

暑假既长且闷，但她没有找莎莎，老是天天关在屋子里，为那一男一女而伤怀。爱情小说她看得多了，回想当晚的情景，白衣女郎对男的情深款款，而男的亦对白衣女郎万分怜惜，不然怎么要等到雾浓得看不见她时才忍心下手，而女的又甘心死在他手下呢？那是怎么的一段生死恋故事？

如今他死了而她独生，她会伤心得怎么了？

独生？她还在人间吗？浓雾中的脚步声是什么人？武小凡完全看不见第三个人是谁。

她开始为凄凄楚楚的白衣女郎的安危而担心，她得挺身而出向警方报告那件事，人命到底比让查出来做小偷重要。她得叫警方营救白衣女郎。

正在霍然而起间，母亲推门而进，交给她一盒东西：“你的包裹，邮差刚送上来的。我到邻家搓麻将，你自己吃午饭罢。”

武小凡看看邮包，没有寄出的地址和名字。拆开来一看，又是鲜黄色。把那物件拉出来摊开，正是那件救生衣，不过已是回复原状，扁扁平平的了。

救生衣上贴着张字条：“我替你捡走了，警方没看见过。白衣。”

她仍生存？抑或那是个陷阱？

白衣是否那个白衣女郎？

不论署名白衣的是谁，显然当时有人知道她在场的，而且是在雾未浓之前。

为什么不杀她灭口？

一想到这点，武小凡便不寒而栗。这回包裹是警告，恐吓她别报警吗？

如果凶徒看见她在现场，迟早她的生命都有危险，报警只需打电话，好，一于打九九九。

在她还没拿起听筒之际，电话却响了。

传来电话局接线生的声音：“请问武小凡小姐在吗？这是美国打来的长途电话，请说话罢。”

“我就是武小凡。”

“收到了我寄给你的东西了吗？”女声，跟在浓雾中求死的白衣女郎一样的声音。

“你是谁？”武小凡的心又砰砰的跳了起来。

“我就是白衣。”幽怨无奈的女声。

“你安好吧？我担心你让人杀了。”武小凡一听见她凄凄楚楚的声音便关切起来。